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

第十回 驚惡夢神瑛償恨債 迷本性寶玉惹情魔

魔話說黛玉、湘雲、惜春談了一夜，直到天色將明方才睡下，只聽見外面喧嚷進來說：「強盜似的一班人，將府門打開擁進來了。」大家駭了一跳，正要著人打聽去，只聽得傳進來說蘭哥兒中了八十名進士了。又是那邊角門響，說林大爺高中了第十三名，那位姜老爺更高中了第二名。黛玉心裡著實地喜歡，就連忙起來叫人先往上頭及那宅裡道賀。自己便同湘雲、惜春往稻香村來。半路上遇著探春，彼此道了賀。探春說：「大嫂子往上頭去了。」

黛玉就叫紫鵲告訴去，自己卻回來。這探春道：「林姐姐，你今日那邊事自然更煩了，我替你上頭告訴去，你且快快地回去張羅著，只怕還要過去呢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好妹妹，這麼著很好，只是我們的喜嫂子那裡也要替我回，還要替我哥哥回呢。」

探春笑道：「這黃門官通是我包了。我正好替我們喜姐姐討個喜酒兒。」

探春就同湘雲、惜春一總往王夫人那邊去。黛玉便回到瀟湘館來，恰好的良玉帶了王元已在那裡，彼此歡喜道賀。王元嘻嘻地也上來打了千。良玉就道：「王元，你且在這裡伺候著姑娘，商議那邊的事，連姜老爺的也要一樣的妥當，快快地過去。我這會子先上舅太爺、舅太太那邊去。就在府門口上車到南安郡王府裡去，也不用多時就回來的。你先請姜老爺同各位師爺用早飯，等我回來了再同姜老爺出門。」

王元一一答應，良玉就興興頭頭地去了。這裡黛玉就逐一吩咐了王元，王元也過去了。黛玉心裡著實喜歡，一面擺了香案拜了天地，拜了父母，一面再傳王元過來，端整見老師的禮物門包。一連幾天倒也煩得很。卻說賈政、王夫人、李紈三個人，見蘭哥兒連捷了，十分歡喜，也忙忙地應酬了一番。寶釵卻為寶玉錯過這場，心裡頭未免有些悵悵的。幸喜她素性大方，一毫不形於詞色。倒是曹雪芹素來和他好，見四個人中了三個，單是寶玉病著不進場。要想別了林、姜二人移過來伴他寂寥，無奈林、姜二人再三不肯放，只得常來走走。無如寶玉心緒不佳，長久不出來，連焙茗、茗煙、李瑤也久未見面。曹雪芹因此也就不來，只在那邊與他們三位講些殿試朝考的工夫，亦與白魯十分契合，倒也聚得快樂。這寶玉聽得他們三人中了，卻也並不放在心上，只到父母、嫂子前道了賀，跟了賈政到宗祠內拈了香，仍舊悶悶地坐在房內。也不時到王夫人處走走，與探春及喜鸞閒談。探春也幫著喜鸞、平兒料理帳房的事務。寶玉無情無緒的要便往櫳翠庵內打探湘雲、惜春是否在瀟湘館，誰知她兩個一天倒有十個時辰在那邊，要便住在那裡。寶玉心裡益發煩得受不得，去了幾遍仍舊回來。這一晚王夫人因喜鸞的吉期將近，叫探春約了李紈、寶釵上去商議。寶玉就一個人冷清地獨自睡了，在枕上翻來覆去，看著一盞銀燈半明不滅的，只聽得窗外外瑟瑟的一陣一陣下起雨來。這兩雨又不大，只是一點一點地滴在階墀上，房簷下掛的風馬兒也叮叮噹噹的響。恨得寶玉叫麝月出去將那風馬兒解掉了。再過些時，雨卻住了，倒反模模糊糊的窗上有了月色。寶玉在枕上煩得不得了，只有歎氣掉淚的分兒。只見晴雯急忙忙地走進來說道：「寶二爺，林姑娘在那裡等著你，你還不快走。」

寶玉立刻站起來，跟著晴雯便走。正要走出門，只見襲人走進來，張開手攔住了門，說道：「寶二爺，現在咱們二奶奶在屋裡，你往哪裡去？」

寶玉惱起來道：「你而今還要管我麼！」就推倒了襲人出來。正走間，遇著王夫人，便道：「寶玉，你往哪裡去？」寶玉急得很，就哭出來道：「我要去看看林妹妹。」

王夫人冷笑道：「好個傻孩子，你死了這個心罷。林妹妹已經許了姜解元，早晚就要過門去。你這會子做什麼還跑過去？你老子叫她躲著不見人，你還想去拉扯她，你仔細著老子要捶你！」

寶玉聽了這個信，急得沒了命似的，也不管王夫人，一直望著瀟湘館跑進去。只見瀟湘館門口許多燈彩火把，彩轎也在那裡。寶玉趕進去，見黛玉豔妝著正要上車，寶玉就跪下去，抱了黛玉的腰，哭道：「林妹妹救我，你死也不要到姜家去，我情願跟著你一塊兒。」

只見黛玉呆著臉兒，笑道：「這是我哥哥做的主，不干我事。」

寶玉哭道：「好妹妹，這是什麼事，由你哥哥做主呢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你而今守著你的寶姐姐就是了。」

寶玉哭道：「我往後總與寶姐姐不見面、不言語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不中用了。我做了姜家的人，終究要去的了。」

寶玉哭道：「你就到姜家去，我做奴才也情願，也要跟你去，總要妹妹做主。」

這黛玉就總不言語。寶玉拉了黛玉的衣哭道：「林妹妹，你向來是和我最好的，又最疼我的，到了緊急的時候怎麼全不管？不要說而今，你只看從小相處的分兒也該顧戀些。」

只聽見黛玉說道：「紫鵲你過來，送寶二爺出去歇歇，我正要上轎，倒被他鬧乏了。」

寶玉情知不是路了，不如剝出心來，便一手拿著刀，要剝出自己的心來。只見黛玉笑道：「你道我真個的到姜家去，我而今已經是沒心的了，管你什麼心來。」就一會子把妝飾卸去了。寶玉道：「真個的，你也瞧瞧我的心。」就一手伸進去剝出一個心來黛玉只冷笑著，掉轉頭去走開了。寶玉自己只血淋淋地站著，疼又疼得很，就放聲大哭起來。忽聽見鶯兒、麝月叫道：「寶二爺，寶二爺，怎麼魔住了？快醒醒兒吧。」

寶玉一翻身，原是一場惡夢，冷汗渾身，心裡還像刺過似的十分疼得緊。枕上肩下早已濕透了，冰冷似的。見寶釵尚未回來，因想起姜景星果然有因，現今又中了高魁，怕良玉不是這麼著？倘然林妹妹真個的姜家去了，我這做和尚的還在家裡做什麼？又想起夢中情景，黛玉那麼樣不瞅不彩，當真這樣我還要活著做甚的。一時間痛定重思，神魂俱亂，又咽咽地哭了一回。又想起黛玉夢中的光景，原也卸了妝飾不肯上轎去，只怕真個的被姜家聘定了。這林妹妹自己拿得定，一心地惦記著我也還翻得轉來。只是又說而今是沒心的了，這又怎麼解？又想到：「常聽說夢兒反樣，夢兒穿白，夢死得生。果真反樣起來，林妹妹又是個有心的，真個的不到姜家去了。這也不好，林妹妹後面說不去，倘如反樣起來，又是真個的要去了。」

正是啞啞尋思，鶯兒已請了寶釵回來。這寶玉聽見寶釵回來，就翻轉身朝著裡床裝做睡著了。你道為何？只為夢裡頭許了黛玉，從今以後與寶釵不言語不見面，故此不肯失信。寶玉這個孩子主見，癡也癡極了，可笑不可笑？寶玉到了第二天乏也乏極了，勉強地支起來到櫳翠庵去打探。仍舊的悶了回來，也悶有十來天。一日傍晚，來到櫳翠庵，打聽得二人都在庵中，喜歡得很，就一徑往瀟湘館來。晴雯正在那裡望著，一見寶玉就招招手。寶玉搶前一走就走進來，跨上階沿進了門檻。只見黛玉穿著粉紫刷花的夾衫，下係蔥綠色墨繡裙，勒一條金黃色三藍繡的縐綢汗巾兒，一手在鬢側插幾條蕙蘭花，還拿了一個兩過天青的葫蘆式的磁器瓶放在茶几上，拿剪子到蘭花盆裡去要剪。這寶玉自從夢游太虛幻境，上了殿階望著珠簾捲起的時候見了一面，直到如今，今日真個的觀面看見了，誰也不能說合他的喜歡來。寶玉就走近黛玉的身邊，等得黛玉回轉來，正面見他的時候，剛剛說了「林妹妹你身子」六個字。不料黛玉就柳眉斜起，星眼含嗔，把粉杏嬌容一霎時紅雲遮起，回轉身向房裡便走。寶玉正要跟進來，嘆的一聲兩扇門就關上了。寶玉正想在門外辯幾句，只聽見黛玉叫著紫鵲道：「紫鵲！你們憑什麼人由他碰進來？要這麼著這個地方真個的住不得了。」

說著聽見就走到裡間多了。這寶玉悶也悶死，氣也氣死，幾乎跌下去。虧得晴雯著實地可憐，連忙扶住了他。隨來的鶯兒、麝

月就扶了他回去。寶玉回到房裡嚙了半晌才哭得出來，想起夢中光景，越想越是的了。寶釵問知緣故，倒也放心：「讓他去碰個釘子，便好死心塌地的回心。」

倒也不放在心上。不過黛玉把寶玉這麼樣奚落，寶玉也該明白過來，還迷著做什麼？卻原來癡心男子負心女從古就有的。這女的盡著心變，男的還是盡著迷。多少絕世聰明到這裡就看不破。所以寶玉經此一番不但摺不開去，益發地出神起來。這邊黛玉見了寶玉，心裡頭不但不可憐兒他，倒反著實的生氣，連晚膳通不用就上了床。原來黛玉自從與史湘雲談道之後，心裡恍然透明，見性本快，天分又高。日裡頭雖則分撥些庶務，到了人靜時候便靜靜地打坐做起工夫來，已經呼吸調和通過兩關，只一關未過。這過關的消息也漸漸地近將起來，不期到了這夜打起坐來，到第二關就過不去了，左不是右不是的，心裡十分著急。因悟起來道：「這件事全要心如止水，雲淨天空，冰冷自過。怎麼見了寶玉就惱怒起來，往後就是一百個寶玉到來也一毫不動念。」

因此上先自觀心一回，將心地上打掃得潔潔淨淨，徐徐地再運氣往來。這第二關就輕輕過了，差不多第三關也就有些意思起來，心裡十分舒暢。不說黛玉、寶玉兩下裡雲泥各別，苦樂不同。且說姜景華、林良玉、賈蘭努力功名，又有曹雪芹、白魯切磋之益，漸漸的殿試朝考已畢，而且引見過了，一甲一名狀元便是姜景星，一甲三名探花便是林良玉，賈蘭也用了庶吉士，說不盡兩邊府裡的合家歡喜，也各受賀答謝，喧天似的煩過了好些時兒。這姜景星授職修撰以後，就托曹、白二位向林良玉去求黛玉的親事。曹雪芹因與寶玉至交，素常來無言不盡，知他的隱情便不肯作伐。那白魯是南方來的哪裡知道，就替他轉致了良玉。良玉本來心頭拿定了將黛玉許配景星，又是個狀元花燭，就密友上做個至親也稱了心，也對得過父母，便一口應承。只等回過了賈政出帖，即便過來告訴賈政，說等舅舅知道了，再告訴南安郡王。這賈政聽見就十分的為難了，逐層想起來，一句通駁回不出。一則林如海夫婦雙亡，原憑良玉做主；二則南安郡王也要掌些主見；三則寶玉已經娶過，姜景星又是結髮姻緣，再則俗見上簇新的狀元；四則與良玉同學同年自幼交好；五則這麼樣也對得過如海夫婦，真個沒的駁回他。末後一轉念間想出一個主意來，想著外甥女兒從小與寶玉過得好，雖沒有什麼別的，看他們過去的這些情節也分拆不開，不如叫良玉問她，她若真個肯，也沒法了。難道果真的黛玉定了別的親，寶玉就活不成了？便沉吟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這姜殿撰呢，原好，但則外甥女兒的性情你也知道，雖則女孩兒跟前不便明說，也要影影的討個信兒。我們再定見。」

那林良玉只認定了賈政單是個鄭重的意思，就答應了一個是，便即依了賈政言語，到瀟湘館來探她。黛玉正供著一瓶素心建蘭，在那裡細細地看著道書。良玉便坐下來笑嘻嘻的道：「妹妹盡著看這個做什麼？」

黛玉笑道：「哥哥你只好講你們詞林的學問，這個上你還沒懂呢。」

良玉也笑道：「我若要懂這個，還同你商議嫂子的事情？」

黛玉也笑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正是各走各人的路，父子兄弟不相顧的。」

良玉見她話裡有因，就說道：「兄弟呢，自然比不得父子，不過爹媽過去了，為兄的也要拿個主兒。」

黛玉見他說話兒針對著，就便道：「哥哥無書不讀，可還記得一句『匹夫不可奪志』麼？」

良玉笑道：「志，原不是好奪，只要這個志定得明白。」

黛玉道：「一個人立得定自己的身子，就是明白了。」

良玉又笑道：「依你這樣說起來，從古的女聖賢通是立刻到雲端裡去了。說什麼梁鴻舉案的，大凡一個人，只要夙根福緣選擇的好，我看人中龍虎、天下英雄莫如姜殿撰了。」

黛玉聽見了，就眼圈兒通紅，拿起剪子來說道：「哥哥，你真個逼著我，我就絞掉了頭髮便了。」急得良玉連忙跑過來抱住黛玉，要奪剪子。黛玉死不肯放，說：「我不絞掉了，你總逼著我。」

原來晴雯起先聽見良玉的言語知道替姜家求親，心裡就很怪她。後來聽見黛玉的光景就側著耳朵來聽，聽見她要動剪子，心裡就想道：「好個林姑娘，不負了寶玉。」就跑進來死命地奪那剪子，等到紫鵲趕進來，剪子早被晴雯奪去了。黛玉就哭起爹媽來，嚇得她哥哥打躬下跪，左不是右不是的勸了好些時候。黛玉重新發起性子，要操起剪子來。嚇得良玉千招萬認：「從今以後憑你做主，再不講起一個『姜』字。」又鬧了好些時方才勸住。黛玉便歪在床上，良玉也快快地不回賈政，且過那邊來，見了白魯，只支吾著。這邊晴雯自從懶散之後一直地懶散下來，黛玉也知道她身心兩地，不大使喚她。今日見黛玉這個樣子，只道一心拒絕姜景星，專向寶玉的意思，就十二分的慇懃伺候，比著紫鵲還親近些。誰知黛玉心裡一切掃除了，黛玉也看透了晴雯的心裡，也可憐她為寶玉的實心，也暗暗的冷笑。晴雯又叫麝月來，是一是二地告訴她。可可玉釧兒也送物事來碰在一處，就大家講了一遍。玉釧兒就告知王夫人。王夫人與李紈、寶釵等皆曉得。王夫人便告知賈政，賈政點點頭，正合了他的意兒。麝月也忙忙地跑回來告知寶玉，真把寶玉喜歡極了，想道：「好個林妹妹，什麼姜景星想吃天鵝肉呢！怪不道前日『我們我們』的拉拉扯扯地問，你往後再敢說『我們我們』的？」只有惜春、湘雲聽見了，卻知道黛玉另有一個意思。惜春就說道：「好個林姐姐，虧她拿得定，連我從前也是那麼樣才得自由自在。」可怪史湘雲，只冷笑不言語。惜春道：「雲姐姐，你怎麼樣只管笑著，難道林姐姐還不算立得定麼？」

湘雲笑道：「你不要說她，只怕連你也還立不定。」

惜春就不然起來，說道：「雲姐姐，你還是激著我，還是料定我？」

湘雲笑道：「只怕料著些兒。」

惜春道：「你左右是胡鬧便了。」

湘雲道：「胡鬧什麼，正正經經的我講給你聽：大凡人要……」

正待說下去，寶玉碰了進來。原來寶玉聽了林黛玉拒絕姜景星，只疑心林黛玉回心向著他，前日奚落他一番也是黛玉從前的脾氣，只要說明了依舊回心。因此又想去見見她，剖剖心事，卻恐湘雲、惜春在那裡，以此先來探探。不期走到這裡，聽她們高談闊論的，寶玉就叫進來道：「大凡人要怎麼樣？」

湘雲、惜春倒嚇了一跳。湘雲便道：「你且坐下來聽我講。大凡人要成仙，不但自己心上一毫牽掛也沒有，也要天肯成全他。天若生了這個人，定了這個人的終身，人也不能拗他。你看從前這些成佛做祖的，也有歷盡魔障，也有跳出榮華，到底算起來許他歷得盡跳得過，這裡頭也有個天在呢。這個根基也不是一世裡的緣故呢。」

惜春道：「這樣看起來，天定人總不能勝的了。」

湘雲道：「天也由著你做去，你只將幾千幾百的善果逐漸地累上去，做到幾世上，真個的你自己立了根基，這便是人定勝天。到底也還算順著天罷了。你要巴巴急急的立地便怎麼樣，你知你前生是怎麼樣的人兒？這不是初世為人，就想上天麼？」

寶玉想起自己從前走錯了路，也點點頭，心裡歎服湘雲道：「這麼說你自己的根基便怎麼樣？」那史湘雲已經悟道，豈肯說破，便道：「我便怎麼樣，不過有些因兒，一世一世的做去，等個時候便了。你們而今靜靜心，也好落得百病消除呢。只是一個人的人心自己如看得不清就著了魔。」

惜春也笑道：「可笑雲姐姐，你還不知道我的心，我得剝出來你瞧瞧，我只自己認清楚了，即便著魔不妨？」

寶玉聽到剝心一句，忽的迷亂起來，面色雪白，身子就恍恍蕩蕩的忽然迷了本性，就立起身來向瀟湘館走，腳步兒也健，比往常時快了許多。一走進去，紫鵲、晴雯看他瘋瘋傻傻的，眼光一直地呆得很，叫他也不應，就一直地走進黛玉房裡來。看見黛玉坐在那裡也不站起來，他就坐下來嘻嘻笑著，黛玉正沒理會處，寶玉就傻笑道：「林姑娘，我為你想得病了。」只瞅著黛玉嘻嘻地笑，黛玉也知道他瘋了，就掉過頭走往林宅裡去。晴雯就走上前，拍拍寶玉道：「二爺回去歇歇吧。」

寶玉點點頭，笑道：「可不是，這就是我回去的時候了。」說著就立起來，迎著便是鶯兒進來。紫鵲先告訴她著了迷。這寶玉走得飛快，一直地要走到賈政住的老太太房裡去，虧得鶯兒、玉釧兒抱住了，叫道：「二爺醒醒兒，回去歇歇吧。」鶯兒便同玉釧

兒扶他回來，將近進去，鶯兒看不過，就說道：「苦惱子，這不是林姑娘害的！」只這一句話提醒了寶玉。寶玉身子便就往前一栽，叫一聲：「狠心的……」哇的一口血直吐出來。‘玉釧兒慌了手腳，飛風地往上頭告訴去，駭得一家子一起奔了來，問的哭的擠了多少人。未知寶玉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